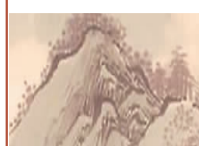


★ 梁青 美籍华人

捐献遗体惠后人



母亲突然撒手人寰离开我们姐弟三人已经9年了。清明又至，思母之情格外浓烈。3月底的一天，我和先生前往北京长青园给父母扫墓。站在遗体捐献者纪念碑前，母亲生前毅然决定捐献遗体给首都医科大学做医学研究的壮举，至今仍深深震撼着我们的的心灵。

母亲高中毕业后，没有遵从家里的愿望考大学，而是坚持要上教会办的高级护士学校，一心想要做个白衣天使。上世纪50年代初，母亲加入抗美援朝的医疗队，亲眼见到那些流血牺牲的战士，亲身参与了救治他们的医疗工作。母亲曾保存着很多志愿军伤员留给她的照片。那时的她穿着志愿军棉制服，梳着两条短辫子，英姿飒爽，意气风发。她真的成为了战争时期的白衣天使。

小时候，我们姐弟三人经常到医院里去找母亲，亲眼目睹了在医院的病房、急诊室里工作的她有多紧张，多忙碌。母亲吃饭、做事速度都很快。她常说，护士交接班只有十几分钟的时间，不能让病人等着她。那时病房不让更多家属陪护，也没有护工，病人的一切大小事都由护士承担，所以每天有多辛苦可想而知。

1968年初文革期间，父亲突然去世。当时母亲还不到40岁，就遭遇中年丧夫。3个孩子年幼，弟弟那时只有7岁。在巨大的家庭变故带来的精神打击和生活压力之下，母亲坚忍顽强地支撑着这个家，为了我们3个孩子，她更辛苦、更劳累了。

母亲做了一辈子护士工作，见过无数生老病死。晚年的她曾多次谈起比如捐献人体器官和遗体等新观念。若离世，她一定要将遗体捐献，让自己为社会作最后的贡献。这是她最后的心愿，叮嘱我们一定要替她完成。

2009年5月6日，母亲因为嗓子发炎疼痛，吃了几天药都不见好。医院大夫给母亲开了消炎药做静脉输液。可万万没有想到，输完液两个多小时后，母亲坐在家中的靠椅上沉睡过去，再也没有醒过来。

母亲就这样突然离我们而去，留给我们的的是无尽的遗憾和悲伤。

遵从母亲捐献遗体的愿望，我们为她办理了遗体捐献的手续，实现了她最后的愿望。母亲的一生，像她那一代的大多数人一样普通又平凡。但在我们心里，母亲是如此善良又勇敢。她是一位了不起的母亲，更是一位真正的天使。

清明时节

念故人

一年一年的清明，一年一年的牵挂，一次一次的想念，一分一秒的记忆。不会忘记，也不会离去……



★ 汪秀红 福建厦门 退休者

跨越台海姐弟情

“长大后，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。我在这头，新娘在那头……”余光中《乡愁》是奶奶最爱品读的诗。

记忆深处，每当她读诗，眼角总闪着泪花。幼时的我不止一次问奶奶，为何读诗满含热泪，奶奶总说我太小不懂事。直到有一天，奶奶突然收到一封来自台湾的信，萦绕我心头多年的谜团终于揭开。

1949年一个深夜，奶奶惟一的弟弟突然返家，只说了一句“要撤到台湾”就匆匆离开了。没想到，这一走就杳无音信。年迈的双亲没能等到儿子回来就先后撒手人寰，临终前留给奶奶的话是：一定要等到弟弟回来，千万不要搬家。他们害怕搬了家，儿子就再也找不到回家的路。

1987年，台湾老兵可以赴大陆探亲。许多老兵第一时间踏上了回家的路，这其中就有奶奶的弟弟（我叫舅祖父）。到机场接机那天，一向利索的奶奶竟然穿错了鞋子，一灰一蓝。如此扎眼，但奶奶浑然不觉。相见那一刻，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，执手相看泪眼，在场的人都看哭了。台湾的风浪，把舅祖父侵染得皮肤黝黑，外观竟像外国人。只有我们这些亲人才清楚，他血管里流淌着闽南人的热血，骨子里还深藏着闽南人的气质和情怀。

奶奶多么想握住弟弟的手永不分离，但是签证时间到期，他们不得不再次分离。弟弟回台湾不久，奶奶就因思念过度，一病不起，她在病床上每天念叨要等弟弟再回来。不久奶奶去世了，临终也没能再见弟弟一面。奶奶去世后，家人满足她的遗愿，把骨灰撒在大海里，这样她可以拉近和弟弟之间的距离。

每年清明，舅祖父都会回来。做完固定仪式之后，他就用纯正的闽南语和奶奶交谈。舅祖父，还不忘同奶奶开玩笑，他觉得，奶奶听了他的话，一定笑得合不拢嘴……

今年的清明节，我对奶奶说：奶奶，我就要带着你的曾孙到台湾去看望亲人了，你没想到吧？那条浅浅的海峡上已经架起沟通的桥梁。你在九泉之下可以瞑目了。细雨茫茫中，我仿佛看见奶奶的魂兮归来。



★ 鲍文锋 辽宁大连 媒体人

为了孩子吃饱饭

耳背的老父亲没有听清母亲的喃喃自语，这或许是对他的叮嘱，或许是她自己人生最后的声响。就此老母亲走完了她85年的生命旅程。

父亲上床午休时忽略了母亲说了什么，我也就无从知晓母亲想要表达的内容。因为父亲根本没想到，当他一觉醒来，母亲已去往另一个世界，儿女不在她身边。

欣慰的是两天前，我与妻子去探望她，并给她洗擦了身子。母亲一生的声响，留给了我长久的记忆。

母亲是个小女人，她个子小；她又是大女子，家里的大事多是她定夺，父亲虽有反对意见，但最后是服从。没有文化的母亲有一门手艺——会织布。

上世纪50年代末的饥荒年代，靠父亲的微薄工资养活不了5张嗷嗷待哺的嘴，母亲便织布，用布换粮。

巨大、能装满一间房的织布机咔嚓咔嚓的响声至今还在我脑际回荡。

家里最小的我在织布机响声中会偶尔过分地向母亲提要求，让我含着她早没乳汁的乳头。母亲织布机的响声便印在了我婴幼时最初记忆的底片上。

母亲的粗布不受待见了，但饥饿仍在继续。母亲便开始了“投机倒把”。从吉林省东丰县往家倒运粮食。火车站里很多人在围追堵截像母亲这样的“投机倒把分子”。矮小的背着几十斤粮食的母亲被人拽住了。“我老妈丢了！”高分贝的一声嚎叫，让抓母亲的人一愣神，她夺路而逃。

我想象着母亲的这声嚎叫带着绝望哭腔的，是声嘶力竭的。谎言让母亲逃脱，孩子们也就有了口吃的。

上千里路的“投机倒把”不是长久之计。母亲决定举家向北迁徙，没啥能阻止她“盲流”到北大荒的步伐。

最初的岁月也是难捱的。已到长身体年龄的我的特点之一是能吃，还干不了啥活。家里饭桌上有哥哥怒对：“不干活，还挺能吃。”妈妈又出声了：“咋能让老儿吃不饱!?”说着把自己的饭扒到我碗里。再看她时，她眼里噙着泪，眼泪流到腮帮的我，破涕为笑。

我记忆中母亲的声响都是她为了孩子吃顿饭。清明节前夕，我又梦到了年轻时的母亲，矮矮的，走路挺快，说话声大。然后母亲的影子虚幻成病榻上她没牙后含蓄而灿烂的笑，定格了我的梦境。



人间四月，草长莺飞，油黄遍野。清明将至，此情此景，总让我想起导师慈祥的笑容。7年前，癌症的魔掌让恩师带着遗憾和不舍，离开人世。时至今日，我每每追忆起师生过往，仍不免扼腕叹息。

记得第一次和恩师相见，是在医院病房。这是我读研究生的第一年。他半卧半坐在床头，精神饱满，旁边的床头柜上，摆满了学者和朋友送来的书籍。

“书该怎么读？笔记该怎么做？课该怎么听？这个季节，可以去哪里玩？”一落座，恩师便询问起我的学习生活中的点点滴滴。第一次见面，我没有感到陌生、紧张，而是满满的亦师、亦父、亦友般的关怀。

往后的日子里，病房成了师生见面的固定场所。对于学生的一个个问题，恩师的回答往往纵横千

★ 杨纯刚 北京 博士生

追忆恩师泪沾襟



里。他播音员般的嗓音，让所有人都听得入迷。略显枯燥的史学研究，在他口中，成了一幅波澜壮阔的画卷。我甚至忘记了，这幽默谈吐的背后，恩师仍是重病缠身。

作为学生，我认真阅读恩师的每一篇文章，反复听每一份讲课录音。对于他推荐的每一本书，我都期待从中获得有益的启发。我心里总希望，自己能尽快取得进步，以便交流时可以获得恩师的赞赏。

但命运往往捉弄人。至今我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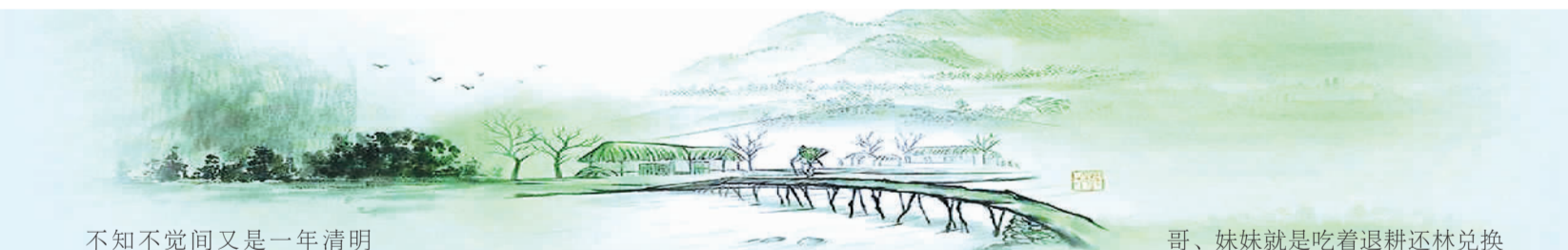
记得，那天给恩师打电话，我信心满满地想要汇报一段时间来梳理历史档案的心得体会。电话另一头，传来了他略显沙哑的声音。我们相

约第二天在病房见面。未料第二天，我却收到了恩师撒手人寰的噩耗。

7年后，我北上求学，走进了博士的课堂，专业方向也从历史学转向宗教学。俯首案头之余，常常想起恩师的教诲：一方面，作为学生要搞明白，到底为何而学？这是关乎理想信念的问题，想不明白就会带来迷茫和困惑。另一方面，穷尽一切去践行理想。这一点让我想起，生活并不宽裕的恩师在狭小的寓所内，用客厅的饭桌作为写作的书桌。他严谨的治学精神，令我肃然起敬。

往事历历在目，忆之不禁掩面。清明时节，我向恩师道一声感谢。他的教诲将伴我前行，受用终身。

本报记者 高炳整理



不知不觉间又是一年清明节。恍惚间，伯父已经离开我们已经半年时间。细想伯父留下的生活点滴，除了为村里留下的记忆，还真难用散落的记忆碎片拼砌他的一生。

我的伯父出生于1944年，是爸爸家里的长子。小时候家里穷，奶奶死得早，伯父充当了家里的顶梁柱，不仅要到公社挣工分，还得带好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。

1962年，伯父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鲜水镇胜利二村任保管员。7年里，伯父白天和村民一起下地干活，晚上还要在仓库看管村里的所有家当。1969

★ 胡筱红 四川泸霍县 公务员

村民的好带头人

年，33岁的伯父被村民选举为村干部，还入了党，肩上的担子更重了。伯父带领村民开垦荒地种土豆、小麦和青稞，带领村民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。1974年，伯父又当选村支部书记，一干就是43年。

1999年，退耕还林工程启动。伯父带领村里68户共170

人，在道孚县城对面的山坡上开始实施退耕还林计划。每天早上7点出工，晚上7点才带领村民下山。将近两年时间，山坡上竟种出了198亩的大片树苗。近20年来，由于退耕还林，加上其他惠民政策不断实施，村民家里的粮仓都堆放着充足的粮食，我和哥

哥、妹妹就是吃着退耕还林兑换的粮食长大的。难怪我父亲总爱说：“你伯父带领我们致富，是村里的领头羊。”

这43年里，伯父带领村民开垦土地；带头为村里一位身患癌症的妇女捐款捐物；开着自己的拖拉机带领村民去乡下收购树苗回县城卖……

43年来，他多次获评优秀支部书记。

此刻，家乡对面山坡上的小树林春意盎然，鸟儿唱着春天的奏鸣曲。看着树荫下乘凉的大人和孩童，我不禁格外怀念伯父，怀念他曾经和村民共同度过的那些岁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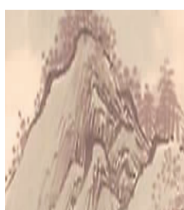
薛相林，我的战友，我又来看你了。没有焚香烧纸钱，我只捧来一束菊花。站在湖南衡阳“11·3”烈士墓碑前，仰望你的英灵。和以往一样，我再次仔细擦拭你墓碑上的灰尘，拔去墓碑前的杂草。光阴似箭，一转眼，你都离开我们15年了。

1982年12月24日，你出生在湖南省常德市临澧县烽火乡观音庵村，两年后，你多了一个弟弟薛银林，一同在家乡观音山下、道水河旁长大。

儿时的你聪明伶俐，学习成绩一直很拔尖，还写一手漂亮字，曾帮烽火中学和烽火乡政府填写档案。

★ 黄自宏 四川成都 转业军人

英雄殉职十五载



2001年夏天，考虑到家里的经济条件，二弟银林还在读高中，你含泪偷偷把大学录取通知书烧了，在家务农。年底入伍成了武警湖南衡阳支队的一名消防战士。

2003年9月，得知母亲病重后，你才回家两天，还整天帮家里

做各种家务。谁也没有想到，那竟是你和家人的诀别！

两个月后的11月3日凌晨5点，衡阳市区一处高楼发生火情，你所在支队奉命前往灭火。眼看火势基本控制，人员正待转移时，大楼一角突然坍塌，20名年轻的消

防官兵，用青春和生命奏响了最恢宏的绝唱，而你牺牲时还没满21岁。

很长一段时间，你母亲都无法接受你已经离去的现实，总盼望你回家吃她亲手做的桂皮茶叶蛋。由于你们的壮举，衡阳“11·3”烈士当选了当年首届“感动中国人物”。

相林，转眼你走了15年了，家乡的将军山依旧苍翠，道水河仍然清澈流淌。你父母身体健康，家里盖了新房子，二弟银林娶妻生子了，家庭幸福。只是对你的思念，犹如流淌的道水河，有增无减。